

黑

明作品集
黑澤明作品集
黑澤明作品集
黑澤明作品集

澤

明

作

品

集

黑

澤

明

黑澤明 动感 作品集

(第一辑)

作

集
黑澤明作品集
黑澤明作品集
黑澤明作品集

品

集
黑澤明作品集
黑澤明作品集
黑澤明作品集

集

集

劍

霸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十章 龙绳的机锋

曲玉枫颌首笑道：“看样子像是已经好了……”

少女向他斜视一眼，不知何故竟噗哧一声笑了出来！

数十丈的距离，对两人来说，还不是瞬息即至。

那匹赭色健马，亦远远地迎了上来，长大的马首，在少女胸前轻擦不已，嘴里亦发出充满了欣慰之情的低鸣。

少女双手环抱马颈轻抚其鬃，这一人一马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良友，真情流露，心犀相通。

曲玉枫默立一旁，含笑不语。

少女见状，这才警觉自己有点失态，双目一横狠狠地瞪了曲玉枫一眼，翻身上马，抖缰催骑，向前飞跑过去！

曲玉枫被少女这娇羞之态逗得忍俊不止，身形在哈哈长笑声中，紧蹑马后，走了下去。

行约百丈左右，少女猛然勒缰顿马，回眸一瞥曲玉枫，接着低声说道：“你……你也上来吧……”

曲玉枫心地纯洁，不涉遐思，闻言毫不考虑地笑着应道：“好的，我上去了……”

了字出口，他已飘落在少女的身后，双臂亦本能地一伸，紧紧揽住少女的纤腰，就在这刹那之间。

他只觉得少女周身猛然发出一阵轻轻的颤抖，娇躯亦软弱无力地向他胸怀偎靠过来！

就在他心里惊愣之际，少女突然颤语道：“弟弟，你就这样好了，再不许乱动……”

她这短短的一两句话，好像是化费了极大的力气，说完之后，已是娇喘吁吁。曲玉枫以为少女突然不适，遂关切地问道：“姊姊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点不舒服？”

少女的语声较前颤抖得更厉害，低声叱道：“不许问！”

曲玉枫如同是丈八和尚，一时令他摸不着头脑，少女既然不说，他也不好意思再追问下去。

座下赭红健马，不等少女催它，已自动地向前飞跑过去。

曲玉枫先前还不觉什么，渐渐地他被少女身上所散发的幽香，薰得心旌神摇，周身亦泛起异样感觉。

揽抱在少女纤纤柳腰上的双臂，本能而不由自主地用力，向胸前紧紧搂抱过来，恨不得使两人化为一体。

少女那吁吁的娇喘声，较前更粗更频，颤不成声地说道：“弟弟，你，你……”

你了半天，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

此时曲玉枫的神智被少女身上，所散发出来的阵阵幽香，薰染得有点慌乱，他将嘴附在少女的耳畔低声说道：“姊姊，我想你本来的面目一定很美，你把面具摘掉，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好不好……”

少女毫不加思考说道：“不行……”

曲玉枫万也没有想到，少女会如此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要求，同时语气亦显得僵冷而不柔和。

此时他的心情，就如同是一团热火，骤被浇上一盆冷水，

灼热的心情，登时冷了下来，神智亦恢复清醒，忖道：“每一个人都有他不愿告人的隐私，而揭发他人的隐私，是一种极不道德而又可卑的行为……”

他思忖至此，内心深处感到极端的愧赧不安，双臂本能地松离少女的纤纤柳腰，慢慢向后撤来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少女突然幽幽的说道：“弟弟你心里是不是有点不高兴……”

不！不……”

曲玉枫连忙加以否认。

少女轻轻叹息一声，继又幽幽地说道：“但愿你心口如一，姊姊就放心了……”

“不是姊姊故意刁难你，而是我有不得已的苦衷……只要你心里永远有着我这么一个人，总有一天，会让你如愿以偿，到那个时候，不用你开口，我就会自动展露本来的面目让你看个够。”

语声凄惋幽怨而真切，令曲玉枫深受感动，连忙低声说道：“姊姊，都是我不好，又惹你心里不高兴……”

少女幽幽一声轻叹，道：“你没有错……我也没有错……错就错在……唉……”语声在这充满了无限幽伤的轻叹中，戛然而止。

两人相对默然，各怀心事，沉默无语。

跨下赭色健马四蹄齐扬，疾驰如飞，在巳时左右，已驰返卧熊崖，座马一声唏嘶长鸣才将两人从沉思中，惊醒过来。

少女无限娇羞地睨视曲玉枫一眼，很快地又将目光移开，娇躯下意识地曲玉枫胸怀偎靠过去。

曲玉枫的双臂本来已撤离少女柳腰，现在却极其自然地

又将少女纤纤柳腰，紧紧拢抱住，并柔声说道：“姐姐……”

少女轻嗯一声，又幽幽地说道：“弟弟，我……”

她我了半天也没说出下文，反而沉默下来！

曲玉枫感到异常奇怪，追问道：“姐姐，你想什么？”

少女未直接答复曲玉枫的问话，却将头轻轻一摇道：“没什么……”

这一来曲玉枫就更感到孤疑，但他没有再追问下去，一时间两人又沉默下来。

这时座马已驰近卧熊崖。

曲玉枫与少女在卧熊崖草草进过午餐，遂又继续打马上路，驰出卧熊崖约十里左右，少女突然勒马对曲玉枫说道：“弟弟，我们若顺着官道走的话，要多走不少路，至少也需十个时辰左右才能赶到古城子。

“我们若由此穿山而过的话，路虽然难走一点，但要近得多，只需七个时辰左右，就可以赶到古城子。我的意思是，为了节省时间，还是走山路的好，弟弟，你看如何？”

曲玉枫笑着答道：“姊姊，我初来回疆，对当地的地理环境毫无所悉，我没意见，一切都听凭姊姊做主。”

少女微一沉吟，突然说道：“弟弟，你不怕我心谋不轨……”

曲玉枫毫不思考地笑着答道：“你对别人也许会，对我吗，绝对不会存有丝毫歪意……”

少女的反应却出乎他之意料！

只见她唉的一声轻叹，幽幽低声说道：“弟弟，你太年轻了，同时，又毫无江湖经验，极易中人阴谋，此后你行事，务必要三思而行，万不可意气用事！”

说罢，调转马头，直向正北方的群山丛中驰骋过去！

曲玉枫亦催马跟在少女的身后，走了下去。

而他的脑际，却反复思索着少女所说的一番话。

只感其语意深长，一言一语，无不是金玉良言。他默默回想自己的所行所为，的确有很多次是欠缺考虑，而是意气用事。

他思忖至此，心里对少女不由自主地生出无限感激和敬重之情！

马驰如飞，快逾飘风！

在午尽未初时分，两人已置身在，万山重岭之中。

烈日当头，酷热难耐！

跨下坐骑，已是吐气如云，汗气蒸腾。

好在两人的座马，都是千里挑一的罕世良驹，虽是汗气蒸腾，却仍然精神奕奕，未露丝毫疲累之像。

少女对这山中的地理情形，好像异常熟悉，纵马飞驰，如履阳关，方向一直指向正北。

蓦地！

一阵阵潺潺的流水声，远远的传来！

曲玉枫一听心里一喜，对前行的少女扬声说道：“姊姊，你听前面有流水的声音，距此一定不会太远，我想不如赶过去，饮饮马让它们落落汗水再走……”

少女将头轻轻一点，道：“好吧！”

说罢，即催马循着流水的声音，扑奔过去。

行约一里左右，已看到一条仅有三尺来宽的溪流，由西往东蜿蜒流去，水色碧绿，清澈见底。

曲玉枫见状，只感口干舌焦，遂欢呼一声，飘身下马，直奔

溪流走了过去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俯身就准备用手捧来饮用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少女突然惶声喊道：“弟弟，不要鲁莽，这水有问题……”

她好像担心曲玉枫没听清她所说的话，身形在语声中已快如电掣般，掠至曲玉枫的身前。

双臂疾伸，将曲玉枫的两肩用力按住。

这时曲玉枫的双手距离水面也不过一二寸左右。少女的言语及举动，使他感到惊异不解，怔怔地向她望着。

少女轻喊一声：“好险呀！”

接着语气凝重地说道：“弟弟，这条溪流大有蹊跷，如我猜臆不错的話，这条溪水之中定然含有蚀石成份的巨毒！”

曲玉枫一听心里一震，目光不由向溪水打量过去！

然而，他看了半天，也没看出可疑之处，目光略含疑问地又向少女望去！

少女已看出他的心意，遂用手一指溪流两岸，道：“弟弟，你看这溪流的两岸，均为质地异常坚硬的大青石，极不易遭受风雨剥蚀，而其经水浸溢之处，却齐如刃割，并向里深深凹进，就是人工雕琢的话，也不会如此平齐。

“从这点看来，我说水中含有，蚀石成份的巨毒……”

曲玉枫仔细一看，并顺着溪流向上下游打量过去，果如少女所说，心里既惊奇而后怕。

少女向他凝视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再说，水清见底，岂能无鱼虾及水蛙等浮游其中？从这种情形看着，亦足以证明，这水中确是含有巨毒。”

她边说边顺手折下一段树枝，向水中一插，遂即拔了起来，只见树枝入水部分，离水之后尽成枯粉，飘落一地。

曲玉枫见状，神色大变，连气息都微微发粗。

惊骇之情，尽露无遗。

适才，他对少女所说的话，虽然是全信无疑，但心里倒不感觉怎么太害怕，现在目睹此状，才深深地感到后怕。

嘴里连连低喊道：“好险呀！好险呀！好……”

少女轻抚其肩，柔声说道：“弟弟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，今天你虽受惊吓，而因此却增长不少见闻，对你日后行道江湖，将有莫大好处。”

曲玉枫的惊骇心情，好半晌才渐渐平静下来。

这时，少女突然向他问道：“弟弟，那位身中三叶铁柳巨毒的老前辈，大约能支持几日不致遭受巨毒攻心之危？”

“四天……”

少女轻噢一声，接着喃喃低语道：“还有两天多的时间，大约不致误事……”

喃喃语声中，目光顺着溪流向上游下游分别打量一阵，沉吟有顷，然后目注曲玉枫道：“弟弟，我想这条溪流，如果不流向有人烟的地方，还没有什么，否则，将为害不浅！所以，我想沿着溪流探察一下水中巨毒的来源，以三个时辰为限，于此时间内，能找到毒源，并能就手除去的话，岂不造福一方？不然，就只有以后再说了，弟弟你意下如何？”

曲玉枫眉头一皱，因为他担心瞽目神医发生意外，于限时间内不能赶回古城子，因此他甚感为难，沉吟良久未置可否。

少女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弟弟，你尽管放心，绝误不了正事……”

“我感到这水中含有巨毒，绝非天然而成，定然有绝毒之物栖居在水流源头，家父在世之日，曾常对我说起，凡是这种

体蕴巨毒之物，其胆或肝，都具有解毒治伤的无上妙用，万金难求。

“此行如果能有所获的话，岂不一举两得，多耽搁两三个时辰，也是划得来的事情。”

曲玉枫轻嗯一声，勉强将头点了点。

“弟弟，你只管放一万个心，绝对误不了正事。”

两人为节省时间，遂双双翻身上马，沿着溪流直向上游慢慢走去，约行了十余里之遥。

蓦见！水流较前变得湍急异常。

少女扬声对曲玉枫说道：“弟弟，我们距离溪流源头，恐怕没有多远了！”

曲玉枫极目向前望去。

只见溪水依然蜿蜒如初，疑惑不解问道：“姊姊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距离水源已不太远了呢？”

“这很简单吗！无论任何水流都是由高地流向低处，越是接近水源，水势越是湍急！”

曲玉枫仔细一想，认为她的话，很有道理，遂默然将头轻轻一点。

两人边说边行，大约又走出十数里之遥，再向溪流望去，只见水流之势较前格外湍急！

眼前一座云雾缭绕不见其颠的高峰迎立在两人的面前，看情形溪流是从迎面这座山峰，流下来的。

少女这时，又扬声说道：“弟弟，溪流源头就要到了。”

语声中她翻身下马，伫足对曲玉枫继道：“弟弟，水是从这座山上下来的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上山，骑马上山诸多不便，我看还是把座骑留在此地，等事情办完再来找它们。”

曲玉枫笑着将头一点，遂亦翻身下马，随在少女身侧向前飞跃过去。

地势陡峭，而水流亦较前更为湍急，并激起阵阵浪花。

蓦然！一声阴寒刺耳的冷笑曳空传来！

两人闻声，心里为之一怔，只感这声听来异常刺耳的冷笑，来得大有蹊跷，双双本能地停了下来，循声望去。

只见溪流两岸，浓荫密布，各色树木，浓阴丛生，阵阵山风掠过树梢，枝叶摇曳哗哗生响！

他们两人根本无法辨出那声冷笑是从何处传来。

少女用手一拉曲玉枫，隐入一株树后，接着低声说道：“弟弟，此处恐非善地，宜谨慎行事……”

就在其语声甫落中，适才听到的那声冷笑复起，并且是历久不绝，两人这才辨听出，冷笑是从右侧那片浓林中传来！

少女微忖之下，又低声说道：“弟弟，我们即来则安，说不定这发出冷笑之人，与水中巨毒，有极大的关系，非察个水落石出不可。

“不过，到时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都请看我眼色行事。”

曲玉枫虽然默默地将头轻轻一点表示依从少女行事，其实他心里则感到极大的不自在，因为，少女处处都把他当成一个任事不懂的小孩子看待，这对他来说，好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

他这种心意虽未形诸于言语，但极其自然地挂在了脸上。

少女在说话的时候，一对深幽明亮，清澈如水的大眼一直盯视在曲玉枫的脸上，察言观色洞悉他的心意。

幽幽一叹，娇躯慢慢偎近曲玉枫，无限深情地柔声问道：“弟弟，你心里是不是不大高兴……”

曲玉枫勉强将头轻轻一摇，低声答道：“没有……”

一语出口，避开少女那两股慑人而灼热的目光，漫无目的地向另一个方向，遥遥地凝视过去。

少女又发出一声闻而令人神伤的幽叹，轻叫一声：“弟弟……”

一双玉掌轻抚着曲玉枫的右肩。

千言万语，无尽深情，都在轻抚中表露无遗。

冷笑又适时传至，少女微一怔神，向曲玉枫觑视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接着玉齿紧扣，拉着曲玉枫循声掩扑过去！

这一来更惹起了曲玉枫的反感，暗道：“我又不是小孩，要你拉着走路……”

他真想用力将手抽回来，心意微转之下，又忍而未发，任凭少女拉着他，掩扑而进。

林木交错如织，枝叶虬结似网，覆盖顶空尽遮天光，置身其中，心田深处不由顿泛阴森悚然之感！

两人鹿伏鹤行约数十丈左右，倏感地势较前格外陡峭，再加上青苔遍地滑不留足，若非两人均身怀绝学，实难再前行半步。

少女双目之内精光暴射，向四周略一打量，然后微伫身形，回头对曲玉枫，慎重地低声说道：“弟弟，现在我们已身罹极险之境，由此前进步步皆险，如我臆测不错的话，此时我们距离毒物盘踞之处当非太远！行动要格外谨慎，以不泄露行藏为原则，同时，你要看我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倏然顿住话头，原来她本想叮嘱曲玉枫一句要看自己眼色行事！至此她猛然想起，适才就因为这句话，曾引起了曲玉枫的反感，故而将到了唇边的话又忍了回去！一

对明亮的双眸，不由自主又向曲玉枫瞟视过去。

只见他神情茫然，目注地面，对她方才所说的一番话，如同无闻，她见状不禁黯然一叹。

她感到无限委屈暗道：“一番好心，却换来他满腹反感……”

她知道曲玉枫心里的不快之情尚未尽消，双唇一动想加以解释，但回心一想，认为此时如多加解释，他听还好，不听岂不更加深了他的反感？故而欲言又止，拉着曲玉枫继续前行。

蓦然！

两人陡感眼前一亮，林中的阴暗之势，虽未尽退，已没有适才那么阴森悚然了！两人四道目光同时向前掠视过去。

只见眼前一大片林木，不知何故，泰半呈现枯黄之色，叶落枝秃天光透隙而下，两人这才恍悟眼前骤亮之因。

这时，少女猛然又顿止身形，双目大睁，向那片枯林端详不瞬，而嘴里却低声对曲玉枫说道：“弟弟，你看这一大片林木，足有数千株左右，占地亦足有一两亩方圆，然而，却尽成枯木，这真令人匪夷所思……”

曲玉枫经过一阵奔驰之后，心里的不痛快已渐渐消去。

继而他回想到自己适才那种神情举止，故意对少女不加以理睬举动，感到又好笑又愧赧。

认为少女虽把自己当成小孩一般看待，而其本意却是至善，完全为自己安危着想，无丝毫其他鄙视之意。

他暗忖至，心里感到愧赧不安，所以在少女语声甫落中，他已轻伸猿臂，揽住少女的纤纤柳腰，并向怀中紧紧搂进，嘴附在少女耳边柔声叫道：“姊姊……”

少女骤不及防，整个娇躯已偎进曲玉枫怀里，芳心深处如

被鹿撞，狂跳不已，身如触电发出一阵不克自制的抽搐颤抖，气息吁吁地颤声说道：“你，你，你真是我命中的煞星……”

曲玉枫一声姊姊之后，玉面颊腮在少女发际轻轻揉擦，道：“姊姊，你待我太好了……”

仅是一句你待我太好了，但听进少女耳内，就如同听到一阵仙乐齐鸣，心悦神驰，周身都传来一种无法言喻的甜蜜之感。

她在最初见到曲玉枫时，她那多少年来，紧紧扣合，从未轻启的心扉，已轻轻启开，深深烙印上曲玉枫的身影。

但她心有难言之隐，尽量克制自己，不让情感发泄出来，她本来暗暗决定，离开半阳谷后，就与曲玉枫分道扬镳，去办自己未了之事。可是走了一程又一程，她始终鼓不起勇气将离去的心意说出来。

因为她总感到假若没有自己在他身边的话，他此一去，定会招致极险，说不定还会招来杀身之祸。

她并没有感到，自离开卧熊崖后，她关心曲玉枫的程度，远超过关心她自己！所以，才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曲玉枫，一切，要看她眼色行事，她说话的用意不外是不愿曲玉枫轻身涉险，由她来担当一切想不到一番好心，却换来曲玉枫满腹不快，白眼相向，此时她的心情真是有苦难言，伤心欲绝，和泪内咽！

此时，她紧紧偎在曲玉枫怀内，满腔幽怨，已随着一声轻唤，及无限柔情温存，已飞至九霄云外，消之无形，竟喜极而泣。

曲玉枫纯真无邪，从未涉及男女之私，她哪里会摸透少女此时的心情，见状，心里一惊，还认为自己又于无意中触怒了

她，遂轻声嗫嚅道：“姊姊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少女玉掌轻举，紧紧按住他的双唇，螭首偎靠在他的胸前，双目轻瞋，如梦呓般地低语道：“不要再说下去，从现在起，只要你乖乖地不再和我闹别扭，我也就心满意足啦……”

曲玉枫无法出声，只有拚命地将头连点。

少女虽然瞋着双目，对曲玉枫的神情举动好像尽睹无遗，噗嗤一声笑了出来，左手高举慢放，在他腿上轻一拍，道：“看你那神情，好像是满乖的，一旦发了牛脾气之后，可真令人，不寒而栗。

曲玉枫只感少女按在自己嘴上的一只手掌，不时发出一阵，沁人欲醉的幽香，心里登时一荡。

他不等把话说完，已语声不清地分辨道：“姊姊，我再不发牛脾气，你不要离开我……”

原来他情急之下，已忘记少女的手掌，尚按在嘴上，即出声分辩，因而语声含混不清。

少女被逗得忍俊不已，格格地笑了出来！她也是喜极忘形，等笑声出口，她才惊觉，暗道：“这不等于泄露自己两人的形藏吗？”

她于忖思中，急忙挣离曲玉枫的怀抱，双目大启，威棱暴射，向身侧打量过去，神态之间，透着无比的紧张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！倏闻一声如婴儿夜啼，闻之不寒而栗的呱呱之声从山前面不远处传来。

曲玉枫机伶伶地打了个寒颤，神态之间透着无比的紧张与惊恐，语声低了又低地对少女说道：“姊姊，你听这是什么声音，这样刺……”

少女急忙将手连摇，双唇嚅动无声。

而曲玉枫却听到一声低如蚊鸣但清晰已极的语声：“禁声……”

他心里感到异常惊奇，暗道：“奇怪！她明明没有说话，怎么自己却听到了她的语声呢？”

他哪里知道，少女为了慎重计，已施展内功中至高无上的传音入密绝技，来提醒他。

少女又瞬目向四周一掠，接着，用手向上一指，嘴唇一动，又施展传音入密的绝技，对曲玉枫说道：“此时，已危迫眉睫，我们只有跃登树颠，借枝叶隐身，下观究竟，再伺机决定行动……”

说罢！遂拉着曲玉枫，一同跃登树颠，两人紧紧相依偎在枝叶的后面，目光从隙空中向前望去！

曲玉枫心里的惊奇之念，较前更甚。

因为，适才少女所发禁声一语，他根本没有听太清楚，只感奇怪，还没有什么特殊感觉。

而现在则就不然了，只感一字一句，都好像是金玉相击，铿锵有声，直冲耳鼓历久不绝！

惊思中目光透过枝叶的隙空，向前望去。

目光到处，映现在他眼前的情景，顿时他周身传来一阵剧寒，如不是他即时惊觉，几乎叫出声来！

他只感一股极寒的凉气沿着脊骨，缓缓升起，刹那之间这股极寒之气，就游遍了全身！

此时，他感到自己如同置身在冰天雪地中。

而他的精神之间，亦充满了极度惊骇及悚然之情，目光愣愣地向前方凝视着，一动不动！

何故？值得他如此惊恐交加呢？

他一望之下，周身顿泛剧寒，瞠目结舌，不敢信以为真。

何事值得他如此惊惧呢？

原来距他隐身之处，约二十丈左右之地，有一数十丈方圆的泥沼，四周怪石嶙峋寸草不生，那条溪流就是通过泥沼直向山下湍流过去。

这时，在泥沼的四周，出现了巨细不一，形色各异，为数至少也在百条以上的毒蛇，其中最大者，竟有一尺粗细，最小者也有数寸左右。

一条条都好像老僧入定一般，盘成蛇阵，静寂无声，而群蛇的目光，却一齐投向泥沼右岸的一座圆洞中。

而那座圆洞的洞口，却只有半尺方圆，如非群蛇目光咸集于此的话，实难引起曲玉枫的注意。

蓦地！

适才两人所听到的几声，如婴儿夜啼的呱呱之声，再度于那座圆洞中传了出来。

群蛇闻声，顿时起了一阵骚动，有的竟松散蛇阵，掉首向后飞驰而去，然而，行未为数丈当呱呱之声再度传来时，只见那几条掉首而去的毒蛇，竟猛然顿止前进之势，在当地趑趄不前！

周身并发出一阵剧颤，很快地又回到原地，盘踞如初静默无声！那刺耳的呱呱之声，时歇时起，不过，一次较一次响亮而悠长，悚然之感亦一次比一次加深。

曲玉枫长到这么大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如此众多的巨蛇，其中没有一条是他能够叫出名字来的。

换句话说，这百条以上的毒蛇，他既没见过，也没有听说过！

由群蛇慑服畏惧的神态中，使他联想到，洞中之物，一定是天天下罕的巨毒之物。

少女屏息静观，不知何时已紧紧握住曲玉枫的一只手掌，紧握不放，掌心湿漉漉的，汗出如洗！

其紧张之情，亦由此可见！

蓦地！

那座深暗的黑洞中，突然传来一声分外尖锐而慑人魂魄的呱叫声，群蛇又是一阵骚动！

就在这呱叫声中，一物凌空飞跃而出，轻飘飘地落在泥沼正中，曲玉枫急忙凝神望去。

在他的想象中，这从洞中飞出之物，其形像定然生的可怖已极，熟料一望之下，却大出他意料之外！

只见此物，全长不足三尺，身躯仅有拇指粗细，全身晶莹雪白，由首至尾，生满了一团团无法胜计的红线，形与蛇极为相似。

如果不是适才听到它那几声夺魄刺耳令人生畏的呱叫声，单看它这付形态的话。不但不会感到它狰狞可怖，反而会被其一圈一圈美丽的花纹，及晶莹雪白的体躯所吸引，而生出喜爱之意。

此物自飞出圆洞之后，身躯即盘成一团，颈首高举，一对碧光闪闪的圆睛，向四周群蛇顾盼过去。

群蛇自此物现身之后，惶恐怯惧之情较前更甚，一条条屏息静气，闭目敛视，不敢向前正望一眼。

现身之物向群蛇望着，望着，突然又将双腮一鼓，发出一声呱的厉鸣，细小的身躯在厉鸣声中，凌空而起，就像一杆银白色的长箭，离弦怒驰，直奔迎面一条足有半尺粗细，逆鳞密